

花山韵事六百年（上）

民国时期的 卯 字韵唱和盛况

林作标/文

花山，位于太平街道肖泉村西南，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。从明代至今，留下来许多精彩的唱和故事与诗篇，诗人们以酒与诗为媒，呼朋唤友，吟诗酬答，通过唱酬、切磋，参与者各任衷趣之所以，畅怀遣情。从最初的 花山九老 开始，到清代的 修梅七诗翁、清末民初的 补梅五闲客 和民国与解放前后的 梅社 十八友，直至今天的 泉溪 诗社，人数众多，世代相传。他们都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客观存在的诗词群体。其最早是明永乐二年甲申（1404）正月下旬，林原缙等人会于里之花山精舍，他们欲继唐白乐天香山故事，取少陵 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 之句，分韵赋诗，虽人爵之贵，未及乐天，而雅怀高致，一时所尚，真可谓 逍遥于桑梓之乡，角逐于文酒之会。一旦登高选胜，道性言情 。雅集遗风作为温岭文脉一个源远流长、异彩纷呈、长盛不衰、影响深远的题材领域。正是缘于此，唱酬韵事是花山600多年的生命史和诗歌史。回眸前辈的身影，眼前有景，心中有情。虽然，温岭历史上各种唱和韵事不少，但历次诗人唱和参与人数最多、作品最丰、影响面最广，莫过于民国时期 卯较韵唱和 与当代 好了歌唱和 这两次大型韵事，有诗纪其盛。

1948年古历四月初六，为前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、花山诗派第四代传人 梅社 社长胡

大猷69岁初度， 梅社 诸诗友于胡府晋猷寿觞，并将胡老两年前之 卯 字韵生日诗《丙戌一九四六年立夏适余六十七岁生日戏柬诸友索和》赓和叠韵：余生立夏后，九日辰在卯。六十六年前，破晓啼声佼。岁岁祝生辰，快意图醉饱。剑去漫刻舟，安知节候挠。今年逢立夏，嘉节相凑巧。樱笋尚未残，汤饼正宜咬。老妻鬓发光，痴女眉黛皎。小儿亦解事，得食不复拗。但喜室生春，何必星缠纛。予如断尾鸡，无复矜嘴爪。对此暂开颜，不觉诗情搅。念我同声人，清俊追庾鲍。火急斗尖叉，莫让胡钉铍。诗用 卯 字韵，均险而狭，诗中韵脚13个字。且 佼 与 皎、挠 与 搅，意思相近，不易并用。而 较 字只有二三出处，更难驱使。胡大猷抛砖引玉，诗友们尽兴抒发胸臆，对用胡大猷《生日》诗 卯 字韵极感兴趣，每集会，必用其韵作诗，遂不复作其他任何命题矣。胡大猷诗兴淋漓，前后叠成五首，人共笔老，工练高雅，首作同辈树典型。赵立民、郑丙生、金声并驾奔驰，逸尘而去，均特见数量多而质量好者甚多。赵立民先生兴致勃发，诗意澎湃。一发而不可收拾，竟然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直至吟成26首，数最多，而质足以副之，众皆叹服。他的和诗作品贴近生活，关心民瘼。目睹百姓颠沛流离，写出的诗气韵生动，意境深沉，融景入情，诗味隽永，感人肺腑。尊胡大猷为龙首，则当称赵立民为状头。盛配追随之，不敢言有何质量，唯此以数量尚未过少耳。其他社员，如林乔乔

等，亦各有三二篇不等，难得女诗人张雪凤、林亚凤亦各呈和璧一双。此外，由赵立民、郑丙生、金声征得社外友好陈宗直（玉环人芳社人，清庠生，业中医）、黄慎（温岭当街井人，善画兰）、愈允文、左志亮、强光治、杨鸿年，诸老先生各一二首。而盛配亦征得杭州宗文中学校校长钟毓龙、之大附中教授同事蒋礼鸿二位先生各一首，顾雪奇先生两首，共得 卯 字韵唱和诗113首。

卯 字韵唱和诗之题材，主要特点有三：一是为对胡公祝寿献诗；二是为贺虎楼落成；三是为邀林亚凤晋城。其他纪事写景亦得信笔成之。同仁履险如夷，艺高胆大，知难而进，一如韩文公之作联句诗，可以随时创新。如认 较 字为含剪与剪之广义，仍创新而出奇，不为束缚。争奇斗巧，同作苦吟，苦处得乐，各有所得。其中 用险韵 与钟毓龙先生并列，可知水平。卯较韵诗，大多于1948年、1949年两年间作成，资料汇于盛配处，迟至1962年始为誉录编订成册，于1971年作第二次编订，誉录为《卯较韵唱和集》，1982年春出版，共载23位诗人共迭韵113首作品。顾雪奇先生在序中曰： 仅隔三十余年，而 魁硕凋残，坛坫冷落，更无人能继起矣，可悲也！ 惜顾老当年未悉历史之潮流总是奔腾向前，花山吟唱，自有后来之人。

双层巴士，一座城市里的美好回忆和灿烂梦想

吴剑波/文



绝处逢生第十一章

江鑫荣/文

今天就要去见爸爸妈妈了，你得精神一点！ 念雅高兴地帮薛承整整衣冠，难掩激动之心。

时间还很早呢，扰人清梦。 薛承揉揉惺忪的眼睛，笑着说。

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，不比往常，你必须要拿出工作上的积极性和严肃性来对待这件事！ 念雅轻轻拍了拍薛承的胸膛，不忘叮嘱道。

遵命！老婆大人。 薛承夸张地露出一个大笑脸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自从去祁阳后，就很少去你家了。

亏你还记得，许久没见面，这印象分尤其重要。

好好，都听你的便是。 念雅深情地看着他，双手搭在他的腰上，啧啧！帅气！精神！

薛承侧过头附在她的耳边，笑着说： 可喜欢？

臭美。

对了，有段时间没有见到小焱了，等会儿你给这小子打个电话，让他也过来凑个热闹吧。 薛承说。

他啊，早就收到风声了，待会儿准能见到他。

成人之美（上）

这倒也符合他的性子。 薛承笑着说。他有什么性子呢？ 她疑惑地盯着他问。八卦。

念雅偷笑道： 今天，你才是主角，就算他爱八卦，最多也算个采访者。

说得像在拍电影似的。 薛承笑笑。难道不是吗？人生不就是一幕戏，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。但是每天都有精彩的演出。 念雅感慨道。

现在说话倒像哲学大师了，寓意深长。 薛承夸赞道。

近朱者赤呀，跟你久了，能不受影响吗？ 念雅揶揄道。

薛承笑了笑， 小焱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呢？ 他啊！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与我照面的次数也不多，前段时间还跟朋友搞了个小额担保公司呢。 念雅说。

担保公司？ 薛承嘀咕一声。可不是吗，我是不赞成他去干这些金融类的生意，他自己又不是科班出身，能懂什么呢！

你这倒是提到了重点，现在金融类的业务鱼目混杂，到处是陷阱，还是小心为好。 我也这么认为的。 念雅说。

你见过他的朋友吗？ 薛承问。

念雅点点头， 见过几次，其中一个叫柏源，是小焱留学时的同学，人长得清清瘦瘦，是公司股东之一。另外两个好像叫林成和陈家栋，他们是柏源的朋友，也在帮忙打理金融公司呢。

他怎么想到去搞金融这一行呢？ 薛承嘀咕道，感到十分不解。

听他讲是老爸准许他去创办这家公司的。既然老爸都同意了，我就不瞎操那份子心了。 念雅摊摊手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你爸日理万机，哪有闲工夫去监督他，这还需要你这个当姐姐的去看着点他。 薛承提议道。

念雅眉头一皱，脸色变得几分惆怅。 我也是爱莫能助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你怎么了？ 薛承问道。

念雅重重叹了口气， 还不是我的外贸公司啊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。

薛承连忙问： 公司怎么了？

念雅忽然白了薛承一眼，把气撒在他的头上，都怪你太忙了！欸！算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

薛承立马搂住念雅，轻声哄道： 你的事再小也是大事，有什么需要我效犬马之劳的，尽管吩咐，上山下火海，万死不辞。

说得倒是好听！ 念雅摸摸眼前这张消瘦的脸庞，满脸心疼，叹气道： 算了，你自己的事情还忙得焦头烂额，我的这些小事就不跟你唠叨了。

谢主隆恩。 薛承笑着亲了她一下。

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就不提这些闹心的事情了。 念雅大度地挥挥手，仿佛要把晦气一扫而光。

两人驱车前往百里山庄，大概花了小半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。园中的侍者早已接到了通知，候在大堂外恭迎他们。

薛承对这里的环境相当熟悉，先前也来过很多次，唯独今天过来，心里反而裹挟一股紧张的气息。幸而多年的商海沉浮，练就了一身处事不惊的本领，这才没有在神态上显露出来。（未完待续）

乌龙忝赏花

赵文斌/文

梨树。一株、二株、三株、四株 桃树。也一株、二株、三株、四株 梨花开梨花的雪白 桃花开桃花的粉红 两者，各奔各路，各不相干 如果看到这样的神迹 谁把梨花染成粉色 或者 谁将桃花改装雪白 你一定要惊异地大声喊出 比空谷里的山风还响 宁愿是眼睛瞬间的恍惚 宁愿是意念对春天解读时错乱 一群美女忘却来路，一把把花纸伞 一架广角数码相机，赋予春天新时代意义 此刻，抬在云层的 乌龙山庄。刚刚苏醒

老船（中）

江富军/文

水乡，船老大是个重要又普通的职业。我父亲是，他很勤劳。

那时每逢生产队要去五塘（就是现在的东部新区一带）割稻、挖蕃苣，七塘割大茼草，小伙伴们便一起坐我家的船去，这一路我好像是主人。我的船儿让我感受到我有威信。

人勤船不懒，在父母的操持及全家的勤劳努力下，我们一家生活得还是不错的。

过了几年，船儿要修了。于是也招来邻居，把船儿从水中拉上来。修船用不了几天就行了，也是乒乒乓乓的。然后又拉下水。

后来机动船普及。父亲与哥哥一起，安装了三匹马力的柴油机带动船航行，习惯叫三匹头，也叫挂桨船，可以理解为不用船桨的意思。摇船时代结束了。再后来，陆路运输发达起来，拖拉机横行，三卡出现了，小四轮也出现了。出行用船少了，河道也不少被堵了。我父亲也老了，也该在家休息了。我记得最后一次把船儿拉上岸时，我已经有妻子孩子了。老父亲依旧招来邻居一大帮人，大家依旧用绳子拉。我感觉到父亲的不舍，人很多，老父亲只需要指挥指挥就行，只要分分烟就行。大家一齐喊，好像催着船儿上岸。费了好大劲，才将船停在东边的道地上。月夜，向东望，静静的，船儿就像一头退休的牛朝我们站着，像在絮叨 漏船不沉的道理。不久后，这艘老牛般的老船也被别人拆解了。

世步到这里了（温岭方言，意为世界的脚步到这里了）。父亲总是这么说。

我从小就知道，我爷爷也是置船的。到我们这一代，没人从事船业了。下一代也各自经营，顾不得继承衰退的内河航运祖业。而船队、船王、军舰、郑和下西洋，经常让我感受到历史潮流。上海与浙江之间的洋山港也让我激动过，浙江也正在接通，共享深水港。也正是航运业发达，让本来边缘地带的上海、香港成为中心城市。温岭话说 大海洋无边，正是航海让世界成为地球村。下海，下海，船运海运是男性雄阔的天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女儿读书时曾朗诵美国诗人惠特曼的《船长，我的船长》，一遍又一遍，我听了很感动。惊涛骇浪中，老大、船长，是多么值得自豪的称呼。那时我还年轻，身强力壮，老母亲在为我带孩子，我想我该是船长吧，尽管我不是林肯，尽管船长可能是我爱人。

现在我们都老了，父母走了。

父亲早走一步，曾对老母亲说：你继续看世界。

关于老船，我曾见到两艘，刻骨铭心的。一艘是在深圳蛇口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一家酒店就开在船上，叫海上世界。这是一艘退休的法国豪华邮轮，到过100多个国家，在当时的我眼中是大船。不像现在，万顿轮是随便玩玩就能造出的。我登上船，深深感受到这船曾飘洋过海，我为它骄傲，为自己与它的亲近而充满了沧桑天地感，就像对着珍贵藏品触摸历史一样。

而另一艘印象更深。那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车关附近见到的，是一艘大船要退休了，没用了，被人买下，拆解其中钢材、机器卖。我们得到消息去看时，船儿已搁在沙滩上，高大威猛。据人介绍，这船是用足了最大的力量，在涨潮时冲上沙滩，从此它就无法回到它的海之故乡了。它的航海史结束得如此壮烈，我仰头看船体，感叹它曾经劈风斩浪。待拆，残酷难捱。船儿拆解后，有许多传闻，说是还有许多罐头没吃的，还有衣服没拿走的，还有说是有毒气的，因为舱底长期不通风。总之船被拆了，卖了，完成了它最后的价值。我们的不舍与无奈也随之而去。